

04

金中京 南无横空出世
走关中 一路神秘传奇



○徐晓帆 著

绘图 玉明

南无拳传奇

且说金大定十四年(1174年)谭长真到洛阳传道,居住在朝元宫。朝元宫始建于唐,重修于宋,为洛阳大观之一,北临洛水,古树参天,曲径通幽,气派非凡又肃穆恬静。朝元宫建宫200余年,出了众多名道,朗然子便是其中佼佼者。

朗然子,宋朝人。他45岁入观,专练“周天功”,为内丹功法。虽说道教鼻祖老子率先垂范,于尘世时在上清宫炼丹,当上太上老君后又在三十三重天外的兜率宫炼丹,他却不信服丹能腾云驾雾,长生不老,而独信修炼身心,方可延年益寿。他练功10年,鹤发童颜,声名鹊起。

谭长真对朗然子很是仰慕,他认为升仙并非道家真谛。你看,古往今来,道家名师高徒何其多也,到头来无非魂归“三山”(传说中的仙人海岛蓬莱、方丈、瀛洲);汉武帝何等豪杰,服丹吃药,纵有千年铁门槛,终须一个“土馒头”(坟墓)。还是《道德经》说得好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道家当仿效朗然子,顺其自然,修身养性方为正道。

谭长真自幼便是奇人,不惧水火,胆大包天。相传一次他不慎落井,竟坐于水面,不惊不哭,令人惊讶。他生于洛阳,熟读四书五经,且对洛阳奇书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颇有心得,深谙“阴阳相配”之道,加上得师父王重阳真传,受前人朗然子启迪,便暗自琢磨出一套拳法,因是全真道南无派之拳,故称南无拳。南无,原为佛教用语,意思是“致敬”、“归命”,而归命一词,又是老子《道德经》“归根曰静,静曰复命”的缩写。

朝元宫是大道观,每日上香拜

“三清”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,看风水、占卜算命、驱鬼做法事时有,“急急如律令”、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”咒语常闻。谭长真却杂念全抛,一心练拳,又在福昌县(今宜阳)韩国旧城遗址处选择一地结庵隐居修行,号“长真庵”。据载,弟子王志明曾在此跟谭长真练拳,80余岁仍目光炯炯,神采奕奕。

谭长真的南无拳分刚、柔两部分。刚的拳法练成是铜头、铁臂、铁手、铁脚、铁裆。掌劈断砖,拳砸透墙,强汉踢裆,纹丝不动。柔的拳法练成是春风摆柳,气贯筋骨,疾去痛消,步履轻盈。数年后,谭长真自认为修炼圆满,功夫已成,曾写“西江月”词一首以纪念:

学道休于外觅,灵苗出自心田。铁牛耕透见根元,全在股勤锻炼。认证元初面目,端身无使邪偏。六钧弓硬拽来圆,箭箭红心有验。

谭长真功夫大成,曾往关中游化,留下许多神奇传说。这天,谭长真云游到洛河白家滩,一农夫见到他便跪地磕头道:“可见到梦中赐药的师父啦!”原来,这名农夫患病不起,某晚,梦到一名道士给他一包药粉,药到病除。梦中的道士就是眼前的谭长真。谭长真到高唐县时曾在茶馆饮茶。他感觉与馆主投缘,便写下“龟蛇”二字,嘱咐店主:“你把它放在墙壁中,可镇大灾。”这年年末,县城失火,只有这个茶馆幸免于难。

数年后,谭长真回到洛阳。他把他的真传和真诀编成《水云集》供弟子和信众使用,不久羽化。但谭长真的南无拳如何传承,传给了谁,几百年间竟如石沉大海,杳无音信。

04

“花船”上的女人们

晚上,火光亮得令女孩们无法入睡,徐小愚把一条胳膊搭在书娟腰上,试探她是否睡着了,书娟动了一下。

“你醒了?”小愚耳语。

“干什么?”书娟问。

小愚趴在书娟耳朵上说:“你说哪一个最好看?”

书娟稍微愣了一下,明白小愚指的是妓女们,她其实谁也没看清,她不屑于看清,除了那个叫玉墨的女人的脊梁。但她不想扫小愚的兴,“你看呢?”她反问。

“那我们再去看看。”小愚说。

原来女孩们都一样,对花船上的下九流女人既嫌弃又着迷。

书娟和小愚悄悄来到了院子里,火光把院子照得金黄透明。地下仓库的天花板高度正达书娟的大腿,沿着厨房往后走,就能看见仓库的透气孔,一共3个透气孔,上面罩的铁网生了很厚的锈。透气孔现在就是书娟和小愚的窥视口。

仓库已经不是仓库了,是一条地下“花船”,到处铺着她们的红绿被褥、狐皮貂皮,原先挂香肠、火腿的钩子空了,上面包上了香烟盒的锡纸,挂上了五彩缤纷的丝巾。四个女人围着一个酒桶站着,上面放着一块厨房的大案板,“稀里哗啦”地搓麻将。每人面前搁着一个碗,装的是红酒。玉墨独自坐在一个卧倒的木酒桶上,一手拿烟一手拿酒。

两个女孩看久了,赵玉墨在她们的眼里每分钟都更好看一点。她不是艳丽佳人,但非常耐看,非常容易进入人的记忆。她平端着那张脸时,下巴前翘,也是略显傲气的。

赵玉墨丝毫没有自轻自贱的态度,可以想像她是大户人家的姨太太或大少奶奶,也可以把她当明星放到国产片的广告上。她换了件碎花棉布长旗袍,套了一件白色开襟外套,把风尘味蜕得干干净净。

第二天上午,地下室的女人们没一点儿动静,连陈乔治给她们送粥也叫不醒她们。到了下午一点钟,她们一个个出现在厨房和餐厅,问为什么没饭给她们吃。

法比把玉墨叫到餐厅:“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,再出来到处跑,你们就不受欢迎。”

玉墨先道了歉,然后说:“我明白我们不受欢迎,不过她们真饿了。”

女人们张张望望地围拢到餐厅门口,看看自己的谈判代表是否尽职,是否需要她们助阵帮腔。“吃饭的问题我过一会儿讲,先把规矩重复一遍。”法比说。



○严歌苓 著

“那你先讲上茅房的事吧!”喃呢说。

“就一个女茅厕,在那里面,”红菱指指《圣经》工场,“小丫头们把门锁着,钥匙揣着,我们只能到教堂里方便。”

“教堂里的厕所是你们用的吗?”法比说,“那是给做弥撒的先生、太太、小姐、少爷用的!现在抽水马桶又没有水,气味还了得?”

玉墨用大黑眼珠罩住法比,法比跳了35年的心脏停歇了一下。

“副神甫,她们可以自重,常常是给逼得不自重。”玉墨说。

法比再开口时降了个调门,告诉玉墨,他已经吩咐阿顾和陈乔治在院子里挖个临时茅坑,给她们临时马桶,满了,就拎到后院倒在临时茅坑里,但倒马桶的时间必须在清早五点之前,避免跟女学生们碰见或者跟英格曼照面。

“清早五点?”红菱说。“我们的清早是现在。”

“从现在起,你们必须遵守教堂的时间表,按时起居。过了开饭时间,就对不起了。”法比说。

“一天开几餐呢?”豆蔻问,“我们习惯吃四餐,夜里加一餐。”

玉墨赶紧对法比说:“副神甫大人,如果不是你们仁慈,收留了我们,我们可能已经横遭劫难,战乱时期,能赏姐妹们一口薄粥,我们感激不尽,也替我们谢谢小姑娘们。”

法比原想把事情三句并作两句讲完,但他发现自己竟带着玉墨向教堂后面走去。玉墨是个有眼色的人,见女伴们疑疑惑惑地跟着,就停下来,叫她们赶紧回地下室去。法比刚才说的是“请你跟我来”,并没有说“请你们跟我来”。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,上洛阳网汽车频道,信息真实,最具参考价值